



劉向說苑卷第十三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之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

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
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
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有權謀公
故其為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
為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
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
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
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
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
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
不陷也

揚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
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
子曰揚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
者不惑晏嬰是也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犢魯有孔丘吾殺此三
人則天下可圖矣於是乃召澤鳴犢犢任之以
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
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
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犢晉
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
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剗胎

焚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
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
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
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
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
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
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
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
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
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

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
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
曰歎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
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馬東郭垂至管仲曰此
必是也乃令儼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
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
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
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
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
然清靜者縗經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

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

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與曰是何害是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有辯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躋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

長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又得史理趙巽以為
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屠餘曰其尚
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之極
諫之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威公
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為二故有道者言不
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
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
以亡也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
而溉之城不沒者三板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
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

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曰竈生龜人馬相食
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
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
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
勝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借約為難不可
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為趙說君且使君
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
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
疵逃韓魏之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
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

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為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

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粮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鄰窺墻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

窺墻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
王果舉兵伐蔡窺墻者為司馬將兵而往來虜
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
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
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後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
能行我能言汝為主我為後吾亦何以不至於
此哉窺墻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
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弃寡人豎刁
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
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

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
用之必為諸侯笑及桓公歿豎刁易牙乃作難
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而不收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石乞
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
與已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
之行若此何故為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
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
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
子將為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為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

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
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
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
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
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
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
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
以平陵叛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
弘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為

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
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
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
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廬襲郢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
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
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
蓄積多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
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
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為不知石益曰然則

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
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
之怒弃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
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
不遜夫不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人
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
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
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下即愛之宜以時抑
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果滅
董忠等以其功到人有為徐先生上書曰臣聞

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
曰曲其突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
不應居有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
之火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
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突者向使主人
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
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
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往事既
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徙薪曲突
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使人賜徐
福帛十匹拜為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
群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
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
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
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
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
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
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
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此之謂
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為此嗇夫者君人

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
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
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
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
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
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衛靈公禴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
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
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為不
予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

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
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
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
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為
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
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為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
官官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
朝近者入賓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
皆懼曰昔闔廬能用其衆故破我於柘舉今聞
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

吳矣昔闔廬食不貳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
國天有災親戚乏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
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罷勞死
知不曠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
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
夫差先自敗已焉能敗我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
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
為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
取東國陽虎為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
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

大臣必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母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燔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

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
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
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
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
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燂我迎
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
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
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燂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
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
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王搏彼在上

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
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
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越饑勾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
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才有餘其君好名而不
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而請糴於吳吳必與我
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
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讎敵戰之
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
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
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也敗伐之

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仁人不以餓饑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之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鄆澤靈公未喋盟成何涉他按靈公之手而搏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質於趙百姓必然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

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為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為僕魯君致大夫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為僕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為民君也魯君遂為僕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

見矣高彥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棄毒於人則不靜余恐弃毒於我也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戎伐齊齊請師於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為師婚乎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泝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為子上曰少却吾涉而從子子上却因令晉軍曰楚遁

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為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為遺於

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
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
是斬林除園聚斂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
舉也為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圖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辨智果敢之士書
其名姓擇鄆之良臣而與之為官爵之名而書
之因為設壇於門外而埋之釁之以猴若盟狀
鄆君以為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
取鄆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
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
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
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浙而載
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故以鄭桓公
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劉向說苑卷第十四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
公者帝堯是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
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躡於天下猶
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
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
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
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
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
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

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
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
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
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僞生塞誠信生
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
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
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
是王壽夢薨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
乃為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
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

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
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
為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
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
代之君僚何為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
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
爾為共墓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父子昆
弟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
子以其不殺為仁以其不取國為義夫不以國
私身捐千乘而不恨棄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
矣

諸侯之義死社稷太王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
不欲強暴侵陵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太
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勳育戎氏以
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
屬其群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
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
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
五倍其初者皆與仁義趣上之事君子守國安
民非特闔兵罷殺士衆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
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

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
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
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
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公邊子
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
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
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
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
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
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間也
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

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
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議曰古者五
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為之博士七十人未
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
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
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
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
下行桀紂之道欲為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
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
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

之陛下築臺于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之
虞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
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駁自私
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
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闇然無以應之面
有慙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
無禪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
鴈出而見殪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
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
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

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
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
宮之族何為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
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殫之有
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則貨偏有所聚菽
粟幣帛腐於困府惠不遍加於百姓公心不周
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
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
於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殫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
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
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仲尼所謂大公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睢於齊主寺人脊環
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
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
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
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
而主雍睢與寺人脊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於
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
是孔子嘗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之
觀近臣以其所為之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孔

子主雍雎與寺人脊環何以為孔子乎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然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

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為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群生者耳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三軍之士皆未息明日請復戰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將遁矣迫之河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收而

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請待秦人夜遁

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為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走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強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

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為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為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効群賢路尸祿素餐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

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
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
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為人臣不忠君
王又何以為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菜
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丘子
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憇入見於王
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
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
已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為人不黨治衆
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為中軍尉河曲之後趙

宣子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
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後
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
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
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
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
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
乎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咎犯
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也對曰君問
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讎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

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為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掬菜二子出採見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為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群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

二子滅三行非所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駁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

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
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
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
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
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
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
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
馬蹄蹂雷者斬其輶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
蹂雷廷理斬其輶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為王
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

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
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
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
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
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逐
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
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
寶臣也

吳王闔廬為伍子胥興師復讐於楚子胥諫曰
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

義復父之讐臣不爲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讐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數數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以爲云云又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其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子羔爲衛政別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則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

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則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則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柰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劉向說苑卷第十四

劉向說苑卷第十五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亡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劔利倡優拙夫劔利則士多慄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此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

焉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吳起為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曰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為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為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曰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為之也屈公曰子將柰何吳起曰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

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為人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於舉賢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甲利兵盛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玉得巨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衆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弊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

遠中微故強弱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而已

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失興兵而征強楚師大敗擗辱不行大為天下戮笑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

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
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戎忘其家聞
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
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
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
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弗
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弗能待也萬人必死橫
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田單為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
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
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

為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
不能下齊嬰兒謠之曰大冠如箕長劍拄頤攻
翟不能下壘於梧丘於是田將軍恐駭位見仲
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
子曰夫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蓐立則杖鉞
為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
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
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黃帶馳騁乎淄澗之
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徑立
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者士
之心也士者將之肢體也心猶與則肢體不用

田將軍之謂乎

晉智伯伐鄭齊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不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井竈成而後敢食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武威之戰以卑其衆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為五選異其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陳取將死不旋踵者

多異於今之將者也

孝昭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為姦穿北門垣以為賈區胡建守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愛走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當選士馬日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拽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及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上奏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

北軍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買賣以與士
市不立剛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
失理不公臣聞黃帝理法曰壘壁已具行不由
路謂之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之昧死以聞
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
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興後至渭城令死至今渭
城有其祠也

魯石公劔迫則能應感則能動助穆無窮變無
形像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麗之守戶如輪之
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閭不及鞞呼不及
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尚在肱北眉睫之

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况大用兵之道其猶
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形之前
者揖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
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
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
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
日鍾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翩下蟠於地由
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
二子為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
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

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為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僂僂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歲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為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鬪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僂僂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

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讎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為民惠也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嶮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

之也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為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不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為天子以周為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為賊攻義者為殘失其民制為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與殷戰於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

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吳師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濼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為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濼

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大卒間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

宋圍曹不拔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軍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有所闕乎胡不退修德無闕而後動吳王闔廬與荆人戰於柘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敗荆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鍤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伍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

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
皆服於吳矣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
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
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
攻之遂殘之也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請兵於魯魯不與桓公怒
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
攻魯無乃不可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失兩
也桓公曰善乃輟攻魯矣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
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
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
殺鄧析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
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
人之福也

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
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綏冕以尊
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
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
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

尊然後行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為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偽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偽則其知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

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阝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為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愠於群小此之謂矣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

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
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
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
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劉向說苑卷第十五

劉向說苑卷第十六

談叢

王者知所以臨下而治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
以聽言受事則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
海內必定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
矣凡所以刼殺者不知道術以御其臣下也凡
吏勝其職則事治事治則利生不勝其職則事
亂事亂則害成也

百方之事萬變鋒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好
浮遊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為飄疾從此觀之
天下不可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熹夜卧者不能蚤起也

鸞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節也

不富無以為大不予無以合親親踈則害失衆則敗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責成謂之暴也

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廩聖人見所生則知所歸矣

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聚也

一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豈材足任哉蓋所居要也

夫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苟心傷德大政不險蛟龍雖神不能以白日去其倫飄風雖疾不能以陰雨揚其塵

邑名媵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喙可以死敗不修其身求之於人是謂失倫不治其內而修其外是謂大廢重載而危之操策而隨之非所以為全也

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士之羞也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之士庶人

將昌必有良子

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於前棄而為不善者鮮矣義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謀泄則無功計不設則事不成賢士不事所非不非所事愚者行間而益固鄙人飾詐而益野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明至神無不化也至賢無不移也上不信下不忠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求以其道則無不得為以其時則無不成

時不至不可強生也事不究不可強成也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蹶而活先人餘烈權取重澤取長才賢任輕則有名不肖任大身死名廢

士不以利移不為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雖死而不悔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偽不如拙誠學問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所以貴虛無者得以應變而合時也冠雖故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上下有分不可相倍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曰正而心又少而言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屋漏者民去之水淺者魚逃之樹高者鳥宿之德厚者士趨之有禮

者民畏之忠信者士死之衣雖弊行必修頭雖
亂言必治時在應之為在因之所伐而當其福
五之所伐不當其禍十之

必貴以賤為本必高以下為基天將與之必先
苦之天將毀之必先累之孝於父母信於交友
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忌士草木
秋死松栢獨在水浮萬物玉石留止飢渴得食
誰能不喜賤窮救急何患無有視其所以觀其
所使斯可知已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船楫不
游絕江海智莫大於闕疑行莫大於無悔也制
宅名予足以觀士利不兼賞不倍忽忽之謀不

可為也惕惕之心不可長也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反受其殃天地
無親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一噎
之故絕穀不食一蹶之故却足不行心如天地
者明行如繩墨者章

位高道大者從事大道小者凶言疑者無犯行
疑者無從蠹蝓仆柱梁蚊蟲走牛羊

謁問析辭勿應怪言虛說勿稱謀先事則昌事
先謀則亡

無以淫泆棄業無以貧賤自輕無以所好害身

無以嗜欲妨生無以奢侈為名無以貴富驕盈
喜怒不當是謂不明暴雷不得反受其賊怨生
不報禍生於福

一言而非四馬不能追一言不急四馬不能及
順風而飛以助氣力御葭而翔以備矰弋

鏡以精明美惡自服衡平無私輕重自得蓬生
臬中不扶自直白砂入泥與之皆黑

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至時之極間不容息勞而
不休亦將自息有而不施亦將自得

無不為者無不能成也無不欲者無不能得也
衆正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逮也

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灾為善者天報以
德為不善者天報以禍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
時如火謗道已者心之罪也尊賢已者心之力
也心之得萬物不足為也心之失獨心不能守
也子不孝非吾子也交不信非吾友也食其口
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茂本傷者枝槁根深
者末厚為善者得道為惡者失道惡語不出口
苟言不留耳務偽不長喜虛不久義士不欺心
廉士不妄取以財為草以身為寶慈仁少小恭
敬耆老犬吠不驚命曰金城常避危殆命曰不
悔富必念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必早夫

有禮者相為死無禮者亦相為死貴不與驕期
驕自來驕不與亡期亡自至踐人日夜願一起
盲人不忘視知者始於悟終於諧愚者始於樂
終於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力雖不能心必務
為慎終如始常以為戒戰戰慄慄日慎其事聖
人之正莫如安靜賢者之治故與衆異
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亦為人所憎
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江河之溢不過
三日飄風暴雨須臾而畢
福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恐懼唯恐不卒
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物之相反復歸於本循流

而下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兵不豫定無以
待敵計不先慮無以應卒中不方名不章外不
圜禍之門直而不能枉不可與大任方而不能
圜不可與長存慎之於身無曰云云狂夫之言
聖人擇焉能忍耻者安能忍辱者存脣亡而齒
寒河水崩其懷在山毒智者莫甚於酒留事者
莫甚於樂毀廉者莫甚於色摧剛者反已於弱
富在知足貴在求退先憂事者後樂先傲事者
後憂福在受諫存之所由也恭敬遜讓精廉無
謗慈仁愛人必受其賞諫之不聽後無與爭舉
事不當為百姓謗悔在於妄患在於先唱

蒲且修繳鳧鴈悲鳴逢蒙撫弓虎豹晨嗥河以
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遊故能
化德以純厚故能豪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
之惡痛於予戟為善不直必終其曲為醜不釋
必終其惡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
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
德義在前用兵在後初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
振衣敗軍之將不可言勇亡國之臣不可言智
坎井無黿鼉者隘也園中無修林者小也小忠
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自請絕易請人
絕難水激則悍矢激則遠人激於名不毀為聲

下士得官以死上士得官以生禍福非從地中
出非從天上來已自生之

窮鄉多曲學小辯害大知巧言使信廢小惠妨
大義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欲人勿知
莫若勿為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為勿為以避其危
非所取勿取以避其詭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
明者視於冥冥謀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慮者
戒於未成世之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
獨醒

乖離之咎無不生也毀敗之端從此興也江河

大潰從蟻穴山以小阨而大崩淫亂之漸其變
為興水火金木轉相勝卑而正者可增高而倚
者且崩直如矢者死直如繩者稱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
人以耳目導心

為人上者患在不明為人下者患在不忠人知
糞田莫知糞心端身正行全以至今見亡知存
見霜知冰

廣大在好利恭敬在事親因時易以為仁因道
易以達人營於利者多患輕諾者寡信

欲賢者莫如下人貪財者莫如全身財不如義

高勢不如德尊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
不軌之民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不能死無德
之君問善御者莫如馬問善治者莫如民以卑
為尊以屈為伸聖人所因上法於天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貪以亡其身相勸
以禮相強以仁得道於身得譽於人

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人而不愛則不
能仁佞而不巧則不能信言善毋及身言惡毋
及人上清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樸來事可追也
往事不可及無思慮之心則不達無談說之辭
則不樂

善不可以僞來惡不可以辭去近市無賈在田
無野善不逆旅非仁義剛武無以定天下
水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達義勝患則吉
患勝義則滅五聖之謀不如逢時辯智明慧不
如遇世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
予利器多易多敗多言多失

冠履不同藏賢不肖不同位官尊者憂深祿多
者責大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
也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
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

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聖人之衣也便體以安身其食也安於腹適衣
節食不聽口目

曾子曰鷹鷺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黿鼉魚鱉
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
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
之狎足以交權莊足以成禮而已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群臣則留可也忠行
乎群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

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已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蠋欲類蠶鱣欲類蛇人見蛇蠋莫不身洒然女工脩蠶漁者持鱣不惡何也欲得錢也逐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事之權也

登高使人欲望臨淵使人欲窺何也處地然也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便也

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飢渴死者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飢渴死者中不充也凍寒死者外勝中也罹五兵死者德不忠也壽命死者歲數終也癰疽死者血氣窮也故曰中不正外淫作者多怨怪多怨怪者疾病故清淨無為血氣乃平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響不能獨為聲影不能倍曲為直物必以其類及故君子慎言出已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然申屠狄為之君子不貴之也盜跖

凶貪名如日月與舜禹並傳而不息而君子不貴

君子有五耻朝不坐燕不議君子耻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

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尊乎亂世同乎暴君君子之耻也衆人以毀形為耻君子以毀義為辱衆人重利廉士重名明君之制賞從重罰從輕食人以壯為量事人以老為程

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君子之學也入於耳藏於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也君子慮福弗及慮禍百之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君子實如虛有如無

君子有其備則無事君子不以愧食不以辱得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君子不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順道而行循理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難

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可也

猶狗之吠盜狸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為勇者不妄殺

君子比義農夫比穀事君不得進其言則辭其爵不得行其義則辭其祿人皆知取之為取也不知與之為取之政有招寇行有招耻弗為而自至天下未有猛獸狐疑不若蜂蠆之致毒也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有功也

秦信同姓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於行法不在於信同姓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

草傷於多陰也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為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通義也爵人於朝論人於市古之通法也

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時而生是謂妄成得而失之定而復傾

福者禍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亂之先也事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

枝無忘其根德無忘其報見利必念害身故君子留精神寄心於三者吉祥及子孫矣

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可雙夫重容同雙必爭其功故君子節嗜欲各守其足乃能長久夫節欲而聽諫敬賢而勿慢使能而勿賤為人君能行此三者其國必強大而民不去散矣

默無過言慤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日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

為智曲辯難為慧

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猿猴失木禽於狐貉者非其處也騰地遊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挺魚得水而驚處地宜也

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

君子不羞學不羞問問訊者知之本念慮者知之道也此言貴因人知而加知之不貴獨自用其知而知之

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采曜眼有時而渝

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
民苦則不仁勞則詐生安平則教危則謀極則
反滿則損故君子弗滿弗極也

劉向說苑卷第十六

交木豐草有寺行各勿有盛交之昇日吉



